



边看边聊

一、有位朋友，是个有名的植物杀手。不管是仙人球，还是琴叶榕，到了他手里都会死。他常常会出门做长途旅行。在外期间由钟点工阿姨帮忙浇水，植物便没事。然而只要他一回来，植物就开始死。

后来我听说他开始养空气凤梨了，就说，“你不是不想养一种完全不需要照顾的植物啊？”

“是的，”他说。

然而，完全不需要照顾的植物是不存在的啊。过了些时候，我送他一种名叫“鸡毛掸子”的空气凤梨，顺便问他前些日子养的空气凤梨怎样了。“都死了。”他不出我意料地答道。

“那么你有没有每隔一两个礼拜就把它放水里浸一会呢？”

“浸了啊，完全是按网上查来的养法养的，然而还是死了。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？”

看来，即便是这位“植物杀手”，也知道空气凤梨不能真的只靠空气。

但是，要知道植物的死因，却不是件容易的事。最好是要到放置植物的现场看过，才能知道它

空气凤梨只需要空气？

谈瀛洲

为什么会死。比如说虽然浇了水了，但是晒不晒得到直射阳光？晒得到多少？（晒不到足够阳光，植物就进行不了足够的光合作用，慢慢就会瘦弱直至死掉。）放置的地方是不是很逼仄，空气不流通？（空气不流通就容易生红蜘蛛等病害。）冬天是不是够暖和？（像空气凤梨这样的原产热带的植物，过冬的地方如果温度太低，就会冻死。）所有这些问题，都可能造成植物死亡。



二、“空气凤梨”的名字，容易让人“顾名思义”，以为它只需空气便可生存。但大家知道，“顾名思义”是个有害的习惯。这种植物之所以叫“空气凤梨”，更多的是因为它是一种附生与气生植物，也就是说，它在原来

的生长环境里也不生长于泥土中，而是附着在树干或石块上。但它又不是像菟丝子那样的寄生植物，

不从别的植物体内吸收养料。它的根系只是起固定植株的作用，靠叶子上的“毛状体”来吸收水分和营养。

正因为空气凤梨不需要土培，所以我们在栽种它的时候也就多了许多自由，比如可以把它放在任何材质的容器里，陶瓷的、玻璃的、金属的都可以；可以把它用热熔胶黏在枯木上；还可以拿一段铁丝绕几圈，做成一个螺旋形的托子，把空气凤梨放在里面；甚至可以拿一根绳子，把空气凤梨拴一拴，吊在房间里或阳台栏杆上。等到成熟时它还会开花。

空气凤梨叶子上的绒毛除有吸收水分和养料的作用外，还可以帮它反射掉一些阳光，以防被烈日灼伤或失水过多。这还给了它的叶子以一种特殊的质感。

在日本摄影家东信和椎木俊介的作品集《植物图鉴》里，就常常出现空气凤梨这种植物。出镜的多数时候是“霸王”这个品种。摄影师把它和其他色彩与质地的花朵与植物安排在一起，就是为了利用与凸显它灰绿的颜色和毛茸茸的质感。

三、空气凤梨的品种还很多，我喜欢的有这几种：“鸡毛掸子”，叶子尖尖细细的，上面有许多绒毛，就像个鸡毛掸子；“电烫卷”，叶子比较阔大，尖端会卷成一圈一圈的，就像女人电烫过的长发卷一样。还有就是“霸王”了。它的叶子是灰绿色的，密被绒毛，基部宽阔，顶端变细，从芯子里一片一片地长出来，弯成弧形，形成一个漂亮的莲座形。据说最大可以长到

直径九十厘米以上，怪不得要叫它“霸王”了。它是空风中的大型品种，但市售的一般都是它的小苗。

去年秋冬之交的时候，我买了棵“霸王”，是个只有十四五厘米直径的小株。因为天气已经冷了，就把它放在室内朝南的窗口，把它盛在一只以前去三亚时买的大海螺壳里。在这个位置，它每天都能晒到好几个小时的明亮日光。

我每十天左右放一盆水，把它放在里面浸半小时，有时还在水里溶解一点点磷酸二氢钾之类的化肥。浸完就把它拿出来甩甩干，因为有人警告说不甩掉积水的话芯子会烂。

这段时间它的状态很好，很精神，但因为气温低，长得有点慢。

等到春夏之交，天气已相当暖和的时候，我就把它放到阳台上，盛在一只空花盆里。以前一直给它浸水我也觉得很麻烦，这时想它原产于中美洲的干热地区，附生在高树上，谁给它浸水？还不是从雨水、露水和雾气中吸收水分？所以，我就在给其他植物用水管浇水的时候，给它也喷淋一下，来个“人工降雨”。等我把所有植物都浇完水以后又把它拿出来，把芯子里的积水甩掉。在给别的植物施用稀薄的化肥的时候，我也给它浇上一点。

露养有许多的好处。比如在上海的梅雨季，下雨很频繁，我就根本不用给它浇水。夏季雷雨后，也有两三天不用淋水。

整个春夏季，“霸王”明显长得很快，新的叶子长了好几层，直径也长到了二十厘米。原来株型是扁扁的，这时芯子也高起来了，有点凤梨科植物的样子了。当然，它离长到直径九十厘米的成熟株并且开花还很远，据说要花五年时间。心急不得，让它慢慢长吧！

盛夏时上海的阳光

记得一次在嘉定和朋友聊天时，说起许多儿童喜欢读的格林童话，其故事内容早在德国流传过程，有着血腥和暴力的一面，后来格林兄弟收集整理，动了一番去芜存菁的手脚，才使得大部分故事适合儿童来阅读，并在不断修订再版中，其血腥部分比如吃人肉之类的才被逐渐淘汰。朋友听了，表示这很正常。他说，民间故事有优美动人体现真善美的，也有很黄、很暴力的。关键在于我们能够放出眼光，在选择中有所接受。随后他就向我讲起了有关嘉定两个儿童石像的故事。

传说嘉定老城墙上，原来镶嵌有一座儿童石像，为的是纪念一位明代时期被倭寇射杀的儿童。当时倭寇活动相当猖獗，经常神出鬼没，骚扰沿海地区的市民，不时地会让市民的生命财产蒙受损失。所以嘉定市民纷纷组成自卫队，自发守城。据说有一天后半夜，站岗的市民因为疲倦而靠墙睡过去了，没能发现一批翻墙进城的倭寇。但恰好被一个出门撒尿的小孩看见，他当即找来铜锣，边跑边敲边呼喊。当睡梦中的市民被叫醒后，大家纷纷拿起武器，赶走了倭寇。事后才发现，叫醒大家的儿童已经被倭寇射穿后背，倒在了黑暗的大街上。

嘉定市民为了纪念他，就给他塑造了一座石像，把他镶嵌到城墙里。后来嘉定老城墙拆除时，这座已经破损的石像被送往嘉定政府部门保存，后来又移到嘉定博物馆，也许现在还能见到它。而有关这位儿童英雄故事，流传得也相当广泛，受到嘉定市民的普遍敬重。

但还有一个流传不太广泛的故事，其内容就比较有争议。

故事说的是嘉定城区中心，有一座

石材建成的小园桥，之所以起这个名字，是因为桥栏杆柱子顶端，塑有形态各异的儿童石像，这些石像，从头到脚，被雕刻得栩栩如生、十分细腻。然而奇怪的是，在所有石像脚的部位，都只有脚掌而没有脚趾，而且留有明显的被凿子凿去的痕迹，原来这其中还有个故事。

据说小园桥建成之初，附近河边的一家酒铺子；连续几天晚上都会莫名其妙失去许多美酒，但第二天早晨，铺子的掌柜又发现了晚上门窗有开启过的痕迹。于是他决定晚上一直潜伏在酒铺子附近观察。有一天，到了后半夜，尽管门窗一直关闭得严严实实，突然就听到酒铺子里有小孩的喧闹声隐隐传到外面，他赶过去偷窥，发现里面有小孩在放肆地喝酒作乐，可能听到了响声，一眨眼小孩又都不见了。铺子的掌柜好生奇怪，提着灯笼在附近仔细观察，终于看到小园桥上柱子上的那些儿童石像，个个都像喝醉似的，脸上泛着红晕。于是他似乎明白了原因默默退去。第二天请来石匠，让他把儿童石像的脚趾全部凿掉了。

从此以后，他酒铺子里的酒，再也没有失窃过。

不过，现在嘉定城里的小园桥，早已不是石材建构的了。那些没有了脚趾的石像也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，只有围绕这些石像的故事，还会在人们的茶余饭后偶尔被提起，有人在提到故事里这些神秘儿童的顽劣时，也会为那位酒铺老板和石匠的残忍而感慨。

当我的朋友全部讲完后，他朝我诡秘地笑笑，问：如果让你来选，你会喜欢听哪一个故事呢？

1959年前后的光景，上海虽然是个繁荣的大都市，但大部分人家拮据不堪。阿来出身工人，5个弟妹，爸爸妈妈工资加起来每个月62块。虽然穷，但是孩子个个调皮捣蛋并且机灵，没有一个书呆子，老大阿来尤其。

有一次妈妈叫阿来去打醋，返回的路上阿来想：醋一定蛮好喝的。妈妈没钞票给我们买棒冰雪糕，大热天就到冰库里去买一点碎冰回来，加一点糖，浇一点醋，每人一碗，那真是很好吃吃的土制棒冰了……想到这里，阿来拔出瓶盖美美地喝了几口，虽然酸，但是很解馋。问题来了，一瓶醋少了四分之一怎么交代？阿来就往醋瓶里加了点白开水。晚上，妈妈烧糖醋土豆丝的时候埋怨说：现在的醋怎么一点都不酸？酱油店一定是掺了水了！阿来在一旁偷笑。

有一天阿来放学回家，路过一个专门帮人量身高和称体重的摊子，两分钱量一量，两样事情一并解决，因为磅秤和标尺是绑在一起的。阿来很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又长高了，可是他摸了摸口袋只有一分钱。灵机一动，他放下书包就站到了磅秤上。摊主拉动尺的上端，说：1.36公分。阿来拿起书包，给了摊主1分钱。摊主喊：喂喂，每趟2分！阿来说：我只量身高，不称体重。摊主说：你已经站到我的磅秤上去了。阿来辩驳：可是我没有称体重的。说完扬长而去了。后来，阿来得意地向弟弟妹妹传授“经验”：我在量身高的时候，早就看见我的体重了，瞄一眼就看清楚啦，我是啥视力啊，1.8，飞行员的眼睛！

那个年月，马路边有小书摊，专门租看连环画，一分钱可以坐在摊主的小板凳上看两本或者三本。阿来一分钱都没有，但是他又很想看小人书，如饥似渴。后来，阿来想出一个办法：就站在坐着看书的小朋友对面，偷看，远看。那白描的图画对阿来来说是倒过来的，脚本文字也是倒过来的，起初他不习惯，但是谁叫他没钱？渐渐的，他练就了倒着看图画倒着读文字的本领。光有倒看本还不够，阿来还必须练就速读，必须比那个看连环画的小朋友看得快，否则小朋友看完一页翻过去了，阿来就赶不上了。他总是提早几秒钟看完一页，等着小朋友翻页。

长大以后，阿来调到一家小报社工作，因为总共5个人，人手少，事情多，所以组稿、写稿、做标题、划版、上印刷厂校对……都是由这5个人完成。那时候没有电脑排版，都是排字工人把铅字一个一个个从字库钳出来，然后拼版，然后捆结实搬到印刷机，那些字当然都是倒的。只有倒的，印在新闻纸上才是正的。

阿来常常帮排字工人一起钳那些倒过来的铅字。印刷厂老师傅很吃惊：你寻字的速度一点不比我慢啊？阿来笑了笑，不说什么。

后来，阿来还为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过一本连环画的脚本，当然，字不是倒着的。

俄罗斯人十分爱戴普希金，尊之为“俄罗斯文学之父”。相传那天他去决斗之前，曾在位于涅瓦大街18号的文学咖啡馆小憩，喝了他人生最后一杯咖啡。这家外表不起眼的咖啡馆因和这位著名诗人的特殊关联，至今依然吸引着人们。我进门见到在专座上的普希金坐像，惟妙惟肖，他靠着窗户，看着川流不息的马车和行人，仿佛让我瞬间穿越回180年前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时期，那些故事顿时浮现在眼前。

普希金咖啡馆

浦 潇

今年元旦，我的舅婆婆黄凛迎来生命的百年纪念。她是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，早年毕业于重庆国立音乐学院。抗战时期在战区服务队用歌声宣传抗日救亡。她参加学生进步组织“山歌社”，担任理事，为资助进步刊物而奔波义演。建国后参加过世界青年联欢节，并随中国青年艺术团赴罗马尼亚、波兰、德国、苏联等国访问演出，被誉为中国飞出的黄鹂鸟。舅婆婆长期从事声乐教育，为国家培养出众多声乐艺术人才，桃李满天下。

元旦清晨，我带着为她庆贺颐颐之福的对联去看望德高望重的老寿星。小屋里，已经无

法坐起的舅婆婆安静地斜躺在床上，我把准备好的贺寿对联“百岁舅婆，新年快乐”展示给她看，舅婆婆伸出微微颤抖的手，开心地抚摸对联，一缕温暖的阳光，穿过对联映照在老人慈祥的脸庞，这正是我希冀的拍摄光影。于是，我不住地按动快门，拍下了照片《百岁舅婆新年快乐》。我从舅婆婆的书橱里取出唱歌书，一辈子与音乐相伴的舅婆婆霎时两眼闪光。我们一齐合唱了《南泥湾》。历经沧桑的百岁老人，还能这样清晰地记住歌词、旋律，唱得那样富有感染力，我听得热泪盈眶，一手捧书，一手举着相机，拍下了照片。

摄影

民间故事的另一面

詹丹



调皮少年

童孟侯

七月会

检票

欧洲火车见闻之一

歌声与微笑

吴山岭



歌声与微笑

吴山岭

